

光復前後新營市發展研究

石弘毅

一 光復前後新營市發展研究

壹、引言

人類社會的「都市革命」，遠在五千五百年前便發生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註¹）。而都市一直是西方世界發展之重心所在，因此，都市成為近代西方文明的主力，政治經濟整合的中心。而中國亦擁有長期的都市經驗，是世界都市發展的一個優越形式，在國史上，「城」是傳統城市的主要部份，也是中國文化的特殊產物，更是城邦時代立國的重心與治民的根本。後因戰亂頻繁，使內城外郭形成一體，也是中國城市二千多年來的一項基本性質。「郭」的出現改變城市社會結構，由血緣轉為地緣或業緣。在唐宋之前，中國都市一直是軍事與政治的重心。待坊制與市制破壞後，出現經濟性都市。到明清時的市鎮完全以商業機能為標準。所謂西方工業後城市特徵，則要到近代西化的通商口岸建立後才出現。

中國經濟始終以農業為主，農村是地方經濟活動的重心，鄉村市場是主要的交易地點，城市則始終不是主要據點，也未曾扮演非常重要作用。直到唐宋以後，為各級行政中心的城市才逐漸發展出商業機能。並在商業機能發達後，內城、外郭、郊區聯結起來，不僅是經濟機能的擴張，也形成文化上的一致。因此，城鄉一致性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始終未出現都市優越性的觀念。中國文化是以鄉村農業文化為特質，以

鄉村為據點。在傳統中國，城市遠不如西方具有重要的角色功能，也無明顯的城市文化存在（註²）。

臺灣史研究近年來普遍受到重視，而對於臺灣都市發展過程的研究，勢將對了解中國都市的體系有進一步的幫助。而「新營」，這個明朝遺臣鄭成功所創立的地名，本來只是為了屯田開墾而設置的鎮營，卻歷經清代、日據時代、臺灣光復一直沿用至今，可謂歷史悠久。由於機運巧合，鐵路交通的設立，讓新營取代了鹽水鎮，而成為今日臺南縣治中心，使得新營市有繁榮的機會。本來應該和其他縣轄市一樣發達，但事實上並不然，新營雖名為文教、政治、經濟中心，但實際上，它的經濟功能並未充份發揮，在以經濟掛帥的今日，經濟的不發達反而阻礙了它應有的繁榮，人口的外流，使得新營予人一種「老化」的感覺。跟原本與它相比沒那麼重要的永康，新營的確是發展較緩慢的。這固然是由於永康接近臺南市，而近年來又有大量的工廠移居該地，造成人口的大量湧進，但人為的因素佔大部分。究竟新營過去如何發達？今日為何呈現「老化」現象？未來如何調整脚步，使它後來居上？這種種問題，實在有探討必要，本文將把過去新營如何發跡？今日的情況，以及未來將如何使它起死回生，使新營名符其實的成為臺南縣治的中心，作一番研究探討。

貳、光復前新營的發展沿革

一、「新營」地名之由來

臺灣的發展與大陸人口遷徙有密切的關係，它可以說是閩粵社會文化之某種程度的延長，而臺灣各地之開發，在本質上則是閩粵移民以原有生活方式，來適應新居地的歷程。在人口移動過程中，對於移住人口是有某種選擇的，最主要的是大陸龐大的人口壓力，促使移民為求生計，便以遷徙方式移入臺灣，然而臺灣因受到地理、生態和歷史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此邊陲移墾社會具有濃厚的經濟取向。移民所面臨的已大不同於遷出地，必須要重新調適。如此的社會型態正介於移民所來的母體社會與日後墾熟社會的中間過程，促使臺灣社會自此已產生出其獨有的區特性（註3）。

臺南縣有句諺語稱「笨港查畝營」，其意原指臺灣南部兩個有名的地方，笨港（今雲林縣北港鎮、嘉義縣新港鄉一帶）與查畝營。而民間諺語之真義乃是「笨仔碴母贏」，意即生個笨兒子，倒不如生個女兒（註4）。而所謂的查畝營，即指今日的柳營鄉、新營鎮一帶。在明鄭有台之初，由於食糧不足，故將拓殖事業列為首要，而此又以增加人口為當務之急，促使大規模中國移民臺灣，移民除鄭氏的官兵與眷屬外，尚有東海五省的居民，主因清廷行焦土政策，逼迫渡海來台。這些泉州、漳州、惠州和潮州之難民，紛紛在全島各地從事農墾。因而明鄭一代漢人居臺者，估計為十二萬人之數（註5）。當時因情勢之需要，不得不行使寓兵於農的屯墾方法，讓絕大部份的部隊加入墾殖，因此曾文溪之北、二層

溪之南，各有軍鎮擇地屯兵。由於鄭氏亦鼓勵百姓墾殖，教導原住民使用進步的農業技術，農閒時一律強迫接受軍事訓練，一時間，西部平原遍佈農村，這些農村與軍隊屯駐地區，逐漸發展成為後來具有相當規模的各個城鎮，深深影響到聚落和城市的形成。「新營」就是鄭成功屯田開墾時代，為備清兵來襲，於此地設置的鎮營之一。當時人口多來自福建漳州，原先設營於鹽水鎮南方約二公里之地，後遷移於此地，故前者稱為舊營，而本地稱為新營。

二、日據時代的新營

新營雖為鄭氏置營之地，鄭氏功臣何替仔獲准開墾，但其發達甚遲，是臺南縣七大鎮（新化、善化、麻豆、佳里、白河、新營、鹽水）中最後之新興都市（註6），嗣後新營歷久僅為一小鄉村都市。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清廷平定臺灣，但清廷統轄臺灣並不志於經世濟民，原本有意放棄臺灣一孤懸海外之島，賴靖海將軍施琅力爭始保留臺灣之主權，但也只是消極地不使臺灣落入反清者之手。而官員又視赴臺為畏途，不存久居之思，致多無建樹。甲午戰後，清廷敗績，訂立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於日本，臺灣遂進入日據時代。在日據時代明治年間，新營有部分守備隊（步兵約二百餘人駐屯於此，又有憲兵屯所，為南臺灣剿伐匪賊之根據地，而隨軍隊之駐紮，創設日本人經營之菜館，旅社、餐室、百貨店等（註7）。經濟的因素使新營漸漸繁榮。後因軍隊撤駐及鐵路開通，一時曾趨於衰頹。明治四十年鹽水港製糖於此設置總社事務所，工場及附屬建築物於翌年四十一年十月竣工，以製糖業為背景之商業市街始告勃興。後來於大正九年十月地方改制，乃改隸屬太子宮之下，稱為太子宮

堡新營庄，後再改制為臺南州新營郡新營街（註8）。（按臺灣自漢人移住以來就有「街」之名稱，此相當於日人的「町」，光復後相當於「鎮」）。

在日據時代，新營略位於臺南州的中央，在新營郡，為新營街的主要市街地，在急水溪之北岸，亦為郡役所之所在。西則道路經鹽水街，通布袋及北門之兩河港，鹽水港製糖鐵路則通布袋。東則經蕃社庄及白河庄，有通山地之道路，達關子嶺溫泉及牛內崎油田。當時的新營街有鹽水港製糖會社之總社，除製糖工場（壓榨能力一千噸）外，尚有紙漿工場、酒精工場等大工廠，與虎尾街並舉為本島南部之工業的地方都市。新營自大正九年十月改正地方制度後，成為地方行政中心，同時此地又隸屬於昭和五年開通之嘉南大圳通水區域，從來苦於看天田，收穫量稀少之附近農業地帶，米、甘蔗均獲灌溉，大為增收，因而新營亦以農業地帶之鄉村都市，擴大其機能，且製糖業日見轉好，進而兼營紙漿製造及酒精製造（註9），由此可見，新營早在日據時代就已成為一個新興工業都市了。

參、光復後新營之發展

一、新營尚未完全「都市化」

新營位於北迴歸線南端二十公里處，為嘉南平原中心，東鄰東山鄉，南銜柳營鄉，西接鹽水鎮，北與後壁鄉相連。總面積三八・五四平方公里，其中農地面積二七三二・七三公頃。為南北縱貫公路和高速公路交通要衝，亦為南部地區臺糖小火車運送中心點。由於有鄰近關子嶺、白河水庫、尖

山埤、珊瑚潭、曾文水庫、南鯤鯓等風景名勝環繞；加以白河、烏山頭、曾文等水庫之調節，致使本地氣候溫和，成為臺南縣之政經文教中心，世居住民是福建省泉州人。臺南縣自昔為農村地帶，所以形成很多聚落。聚落為人所聚居，猶如村落，但與鄉村不同，鄉村為行政區域，而村落為自然區域。聚落與部落又不同，在原始氏族社會裡，蠻夷無城郭分部聚落，故謂之部落，而聚落即為現代文明社會的村落（註10）。在荷據時期以前，臺南縣仍為氏族社會，所以只有新港社、目嘉溜灣社、麻豆社、蕭壠社等四大社的附近形成同名之街，此為臺南縣街鎮之始。街鎮在經濟上依靠鄉村，而在政治上卻依靠都市，這就可表現中間都市的本質（註11）。而新營本身就具有此特質，在臺南縣的七大鎮中，新營和其他二個街鎮（白河、鹽水）發達較遲，均為漢人所建設的街鎮，可代表臺南縣的新文化，然而新營至現在卻尚為嘉義市的衛星都市。

二、新營亟待都市化

衛星都市的本質，不論工業或商業都與都市互相依靠，就是都市的工業靠市鎮收集原料，又街鎮的商業都受都市的供給，此可說街鎮就是消費地與生產地的中間存在。但這種現象對新營的「都市化」是有不良影響的。新營雖在臺灣光復後更名為新營鎮，至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二十五升格為縣轄市，稱為新營市，為臺南縣縣治所在。但在實際上它本身並未完全達到成熟的「都市化」程度。這裡所謂的「都市化」，是社會進化的過程之一，係指某一社會或社區隨著時間的變化，其社會在人口組成上、社會結構上、人際關係間，及

社會價值、規範與社會制度等等也發生變化之謂。但「都市化」並不等於「現代化」，因為「都市化」只是「現代化」的一環而已。並且根據某些學者的解釋，「都市化」並不一定帶來所謂「現代化」（註12）。

一 現代化之進步城市。

根據調查指出，新營的通勤圈包括鹽水、白河、柳營、後壁、東山、下營、六甲等地。主要通勤工具以客運、臺汽班車為主。而購物圈則包括新營、鹽水、白河、柳營、後壁、東山、下營、六甲等地（註13）。

其生活圈範圍並不很大，甚至相當依賴嘉義市（永康則較依賴臺南市）。目前本市基層組織，分設二十六里，五三六鄰（一九、六九〇戶，總人口計七三、三四四人（男三七、四二五，女三五、九一九）。而據統計一九四七年有二九、九五九人；一九五〇年有三五、六五〇人；一九五五年四四、四一七人；一九六〇年有五三、八七七人；一九六五年有六一、二八六人；一九七〇年有六六、二六七人；一九七五年有六六、五九四人（註14），而一九八八年統計人口有六八、〇〇〇人左右，增加的速度緩慢。我們甚至可以從以上數據了解到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這五年間的人口成長只增加了三一九人。換言之，這段期間有人口外流的現象。而如今新營的人口成長率跟目前剛升縣轄市的永康（人口一五〇、〇〇〇以上）相比，新營市作為臺南縣治中心，人口實在少得多。（《據臺南縣志》載，民國四十年底，新營鎮人口有三七、五三二人，其中男一八、九八八人、女一八、五四四人每方公里人口密度九七〇人；而同年永康鄉人口有二二、一七二人，其中男一一、一七七人、女一〇、九九五人，平均每方人口密度五五〇人）。所以新營實在必須努力爭取建設，一來提昇自己的繁榮，再則吸引人口回流，以發展成

肆、促成與影響新營繁榮的歷史因素

其實新營在清朝時代，並不是臺南縣大平原最繁華熱鬧的地方，倒是在新營西方的鹽水港（即今之鹽水鎮），當時靠著港運交通，而成爲最繁華的地區。我們在了解新營本身的发展與鹽水的興衰息息相關。鹽水舊名「大龜肉」，又稱「月津」或「月港」，本應叫「鹹」水，而不是「鹽」水，爲八掌溪與急水溪的沖積平原。漢人入墾此地，最早也要到鄭成功領臺以後，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鄭氏部將何積善和范文章率軍來此奠定墾荒基業的先聲；次年參軍陳永華次子陳漢光亦領泉州人五、六百人加入墾殖行列，開發竹仔腳（朝琴路）牛墟一帶。康熙末年，鹽水因通船之便，已逐漸形成市集，如《諸羅縣志》記載：「海沒郡治，往本港大路有大橋，商船輶集，載五穀貨物，港水入至下加冬止。」接著，在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又有陳有慶、陳慶昌受清政府的允許，大舉招人來此墾田；而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清廷准許臺民攜眷入臺之後，鹽水才有大批的泉、漳移民，街容日盛，人口日增，在道光年間，達到最頂峰，據說有三萬人。雍乾時期的鹽水，已是商賈輶集的市鎮，不但是閩廈一帶的貿易港，也是臺南府與諸羅（嘉義）間的中介宿站，更是水陸必爭的軍事重鎮，在臺灣的開發史上頗爲重要，所以有一「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的美譽（註15）。後來何以有此優勢的鹽水會趨於沒落而讓新營取而代之呢？原

一、光復前後新營市發展研究

來鹽水之所以沒落，實有下列之原因，以致到了日據時期，其地位就完全被曾是「鹽水港廳」轄域一員的新營所取代。

一、鹽水沒落造成新營的興起

日據初期明治三十三年（一八九九年）日本行政當局為統治需要，曾對臺灣五十四處主要市街人口從事調查，鹽水港街的人口估計在五千至一萬之間（註一六），而相形之下，當年的新營，居民很少，也顯得有些荒涼。但何以後來新營比鹽水繁榮，甚至成為縣治中心？主要是拜「交通」之賜，在日據時代，日本在臺灣建立殖民地政府後，為榨取更多財富及便於統治，將現代化政策在臺灣推行，包括建立現代化行政組織、嶄新的警察與司法制度，一般環境的改進和現代化教育與文化建設，尤以交通開發、現代化推廣及都市計畫之推行，對聚落之健全發展，產生極大之影響。當時為了陸路交通，計畫修築鐵路經過鹽水，當時民風保守，一般民眾都有一種想法，認為鐵路經過，會破壞風水。而風水之說在臺灣流傳甚廣，亦可以說是淵源於道教和儒教的思想。而臺灣的風水習俗，似由所謂「龍脈說」而來，龍脈就是將山脈看作是活的，勿論山地高低，或起伏如何？皆認為是龍的一部份，尤其稱山之頂端為龍身，認為有生氣在貫通，又云，天下之山有如人們的神經系統，互有關連，山脈為龍脈之比較大的東西，且龍脈可以到處伸張貫通，依據龍脈說道稱天下有龍脈，而崑崙山就是它的根源，並由此伸張至全世界，又云，崑崙山有五條龍脈，分佈於東西，而兩條西行，三條東向入中國本土，再生幾條支脈，然後由支脈再生衆多的小脈，分佈於全大陸，而臺灣的龍脈是屬於南嶺的一脈，由福

州的五虎山過海伸張至基隆成為一脈，而再南下至臺灣南端，其間再生甚多的支脈及小脈，分別至臺灣全土云云。（註一七）當時日本政府計畫修築鐵路經過鹽水，鹽水港的居民自然也顧忌此舉將破壞風水，據說當時傳說如果鐵路經過會截斷龍身（另一說為鳳穴，相傳鹽水街是一個鳳穴（註一八），因此鹽水居民向日本當局要求不要將鐵路經過鹽水港的村落，如此一來，鐵路線只好棄海邊而往內陸移築了，這個機會的來臨，使得新營從一個人口稀少的小鄉，一躍成了交通中心，人口的流動帶動了商業的興起，尤其鐵路築成後，許多新的村落逐漸形成，而原有靠海邊的村落，因為對內路交通不發達而漸沒落，交通對城市興起的重要性，新營和鹽水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當年的鐵路通過鹽水港地區，或許今天的縣治是在鹽水，說不一定今天的鹽水鎮比新營更繁榮，也更重要了（註一九）。然而鹽水之沒落除了交通因素外，其他像流氓、大水、瘟疫、地震、戰爭及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馬關條約訂後，日本強占臺灣，其中之一由布袋嘴（即今布袋）登陸的「伏見宮貞愛親王」部隊，於進駐鹽水時遭頑強抵抗，對濫殺無辜有關，被槍殺者衆，光在「後菜園」一地，有姓名可查者就有十八人（註二〇），但在此，我並不想再深入探討。後來新營加上省公路局於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在本縣正式設站，行駛公共汽車，地址在新營火車站旁，交通的便利，使得新營又增添了發展的潛力。

二、建築反映新營的地方特色

日據時期經過都市計畫與多次市區改正之實施，一方面拓寬修改街道，同時整建道旁的商店，因此部份都市聚落反映其時代之典型。日據時期之都市聚落型態，除去部份保

有原來移民聚落之特徵外，一般可區分為「明治型」、「大正型」、「昭和型」三類，「明治型」：日據初期產生或改建之都市聚落，保有濃厚之中國色彩。它的特徵為臨街有石柱之騎樓，騎樓以磚砌成，騎樓頂不與正屋相連，人行道很寬，街道卻十分狹窄，與中國式街市無大差別，例如朴子之街道即是一例；「大正型」：日據中期以後，臺灣之市鎮聚落幾乎全經一番修改。而新營則屬於這類型，它的特徵為建築物大半由紅磚砌成，臨街多為兩層樓，屋簷向道路伸出成騎樓（這類型建築物目前在中山路還有少數日據時代的建築物存在）；「昭和型」：日據後期改建為市鎮聚落，以鋼筋水泥或磚造外塗水泥的建築為主，騎樓寬而整齊，例如鹽水即是一例（註21）。而現在新營尚有某些街道還保留住日據時代的遺跡，像民權路往臺糖糖廠一帶（延平路附近）尚有部分為改建之舊商店建築。不過，為了因應將來之需要，似乎應該加強都市規劃的脚步，並避免利益團體的介入。

三、地理位置的關係無法擺脫衛星都市的陰影

新營市固然是臺南縣治所在地，照說具備了良好的發展潛能，然而夾在臺南、嘉義之間卻成了新營發展的致命傷。如今新營不但仍然保持著開發中的形貌，而且可以說絲毫舉不出特色，不但遠比其他縣轄市來得平凡，甚至連發展較慢的永康鄉也已升格為縣轄市，而成為永康市了。這固然由於永康接近臺南市，而且有大量的工業在此發展能吸引人潮，有發展成衛星城市的機會，但鄉公所（現已升格為市公所）的努力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反觀新營市，雖然縣文化中心、縣政府、金融機構等在此，但由於工商業的不發達造成人口無法被吸引，甚至有人口外流的現象，彼此無法形成連鎖反

應，更造成暮氣沉沉，要不是文化、政治要地，恐怕更加沒落了。再加上臺南縣是個典型的農業縣更是「純樸有加、繁榮不足」。然而隨著時代脚步的改變，新營實在有轉型的必要，身為縣政中心的新營市，勢必調整脚步。由於縣政府爭取中正大學設立於臺南縣的失敗（國立中正大學現設立於嘉義民雄），間接影響了臺南縣的繁榮，更無法帶動大學城的設立，其相關行業也失去繁榮城市的機會，這不僅是全臺南縣的損失，也間接影響新營的繁榮。

四、工商業不發達，無法吸引人口

商業的興盛影響人口的聚集，而人口的多寡又影響都市化的脚步，兩者互為因果。早期新營之發展曾拜工商業之賜，而今偏偏新營本身沒有重要資源，沒有特產，農業條件在發展工業的衝擊下變得薄弱，商業處於起步階段，商業大多數屬於家庭組織之買賣業（尤其飲食業更是蓬勃）。這些因素使新營市的發展受到限制，更使得新營市的發展有乏力感。（註22）由於商業對新營市經濟貢獻有限，加上人口結構以公教或農業人口為主，更無法吸引商業投資，如此一來，不但無法吸引人口，更加速人口的外流。因此，新營必須加速現代化的脚步。新營市的大小廠商約二千三百家，主要工業產品以砂糖、玻璃容器製品為主，其次為紙張、鋼鐵製品，但是缺乏資源，投入工業的人口僅約一萬之數，大多在市區的里民以從公、經商為主，而在郊區的里民則從事農業。但農作物為稻米、甘蔗，其次為甘薯、雜糧，並無特殊農業，雖然最近有蘭花栽植，配合外銷發展的趨向，但成效尚待觀察（註23）。

伍、結語

一個都市成長的過程，是結集其所在之大社會的生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發展而成的，同時能夠充分反映時代的演進。從新營的發展沿革，我們可以看出早期之所以能從一個小聚落，發展成一個地方中心，實在是拜鐵路交通之賜，如果不是因為鐵路的修築，新營本身實在沒什麼有利的條件取代當年的鹽水港，後來又由於工業、製糖而繁榮，甚至成為今日的縣治中心。但時至今日，我們雖不敢說新營本身毫無進展，但作為臺南縣治中心，實在缺乏那份繁榮，無論是從人口的成長速度，或從人口結構上、甚至從經濟面來觀察也是如此，當然新營本身目前幼稚園、國小、國中、郵局、派出所、衛生所、消防站、農會、加油站、零售市場、寺廟、教堂、醫院等設施幾乎皆已具備；高中以上學校、集會堂、電信局、社會活動場所、電影院、事務所等設施亦具備，尤其目前新營區的建築業蓬勃發展，但實際上移入之人口並不多，如何吸引經濟資金是當前重要的課題，除了吸引人口外，積極爭取設立大學城也是提高都市繁榮的方法之一，否則新營將無法擺脫成為嘉義市的衛星都市角色。

依據路士·孟福特 (LEWIS MUMFORD) 於「都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書中，將都市聚落發展過程，分為六個階段：(一)原始都市，(二)都市，(三)大都會，(四)超大都市，(五)暴力都市，(六)死亡都市^(註2)。新營目前只屬於都市階段，如何在交通、政治、經濟、文化、公共建設等方面加以提昇，使它逐漸發展成一大都會，實

在值得有關單位加以重視，那就有賴增加就業機會以造成人口集中。我們知道，都市的健全發展端賴公共設施的有效配合，而公共設施的投資甚為龐大，為避免投資的重複浪費而又能兼顧大部分國民的公共福祉，必須使整個區域的所有都市形成密切而關連的有機體方足以達成這項目標。今後除了加強都市規劃，以提供優良的工商業投資環境外，觀光資源的開發也是可行的途徑，尤其列為全省八大風景區之關仔嶺及珊瑚潭（烏山頭水庫），距離新營近在咫尺，此外新營還有一座三百餘年悠久歷史之太子宮廟，奉祀「中壇元帥」，廟宇建築分為前後兩殿、兩層、兩廂為香客大樓，巍峨雄偉，尤其拜亭，鋼筋花理大柱，上繪故事人物、飛禽走獸、花木山水，配繪八仙，栩栩如生，亭頂嶙峋巧緻，青龍舞爪，全亭裝飾美麗，光彩奪目，此一觀光資源亦可作為吸引人潮的有效方法。希望藉由本文盼望大家能重視新營地區的建設。

註釋

(註1) 參見侯怡泓，〈早期臺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一九八九年六月)，頁一。

(註2) 參見劉石吉，〈城郭市塵——城市的機能、特徵及其轉型〉，《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民生的開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二)，頁三三二~三三五。

(註3) 同註一，頁五。

(註4) 參見高而恭，〈柳營、新營〉，《臺灣文獻》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一七三。

(註5) 參見《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聚落篇〉，臺南縣政府(一九八〇年六月三十日)，頁一一〇。

一 臺灣文獻 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一

(註6) 參見陳紹馨，〈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

臺南省文獻會（一九六四）頁一〇〇—一一。

(註24) 同註一四。

(註7) 參見富田芳郎著、王一剛譯，〈新營〉，南瀛文獻叢刊第二

輯《輿地纂要》，臺南縣政府編印（一九八一年六月），頁二九八—三〇一。

(註8) 同註七，頁二九八。

(註9) 同註七。

(註10) 同註五，頁九一。

(註11) 同註五，頁九五。

(註12) 參見蔡勇美，〈都市化底因果與意義〉，《都市社會發展之研究》，臺北巨流圖書公司（一九七八年八月），頁二十五。

(註13) 參見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南部區域計畫規劃作業報告彙編》，第二卷，第二冊，（一九八三年三月），頁四十五。

(註14) 參見洪燦楠，〈臺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臺灣文獻》二十七卷二期（一九七六），頁二〇九—二一。

(註15) 參見黃文博，〈臺灣信仰傳奇〉，臺北臺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一一—一二。

(註16) 同註一四，頁一八七。

(註17) 參見花松村編著，〈臺灣鄉土人物全書〉，臺北中一出版社，頁九五五，（一九八八年四月）。

(註18) 同註一五之頁一一二。

(註19) 參見陳壬癸，〈談臺灣民間習俗「風水」〉，《臺灣文獻》三十二卷第三期，頁九六。

(註20) 同註十五。

(註21) 參見富田芳郎，〈臺灣鄉鎮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第七卷第三期（一九五五年六月），頁一〇七。

(註22) 參見新營市公所，〈爲民服務手冊〉，一九九四。

(註23) 同上。

參考書目

1. 侯怡泓，〈早期臺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一九八九年六月）。

2. 劉石吉，〈城郭市塵—城市的機能、特徵及其轉型〉，《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民生的開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二）。

3. 高而恭，〈柳營、新營〉，《臺灣文獻第二十九卷第四期》。

4. 〈臺灣縣志〉，卷一，〈自然志，聚落篇〉，臺南縣政府（一九八〇年六月三十日）。

5. 陳紹馨，〈臺灣省通志稿〉，卷一，〈人民志，人口篇〉，臺灣省文獻會（一九六四）。

6. 富田芳郎著、王一剛譯，〈新營〉，南瀛文獻叢刊第二輯《輿地纂要》，臺南縣政府編印（一九八一年六月）。

7. 蔡勇美，〈都市化底因果與意義〉，《都市社會發展之研究》，臺北巨流圖書公司（一九七八年八月）。

8. 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南部區域計畫規劃作業報告彙編》，第二卷，第二冊，（一九八三年三月）。

9. 洪燦楠，〈臺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臺灣文獻》二十七卷二期（一九七六）。

10. 陳壬癸，〈談臺灣民間習俗「風水」〉，《臺灣文獻》三十二卷第三期（一九八八年四月）。

11. 花松村編著，〈臺灣鄉土人物全書〉，臺北中一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

12. 新營市公所編印，〈爲民服務手冊〉，一九九四。

13. 黃文博，〈臺灣信仰傳奇〉，臺北臺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

— 光復前後新營市發展研究 —

作 者 簡 介

石弘毅，臺灣省臺南市人，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出生，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系畢業，曾任國民中學國文教師，現為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對於城市史有濃厚興趣，現住臺南縣新營市。

— 臺灣文獻 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